

西方文学经典 (二)

Shi jie Chao Ji Chang Xiao Shu Wen Ku

世界超级畅销书文库

卢炳瑞 马思宁 / 主编

蛮荒之吻

【美】克利奥·柯黛 著 张文成 译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章	十九岁的感觉	(1)
第二章	赫尔顿河边	(20)
第三章	冒险旅行	(34)
第四章	“普西芬尼”号和内德	(49)
第五章	女佣的挑战	(66)
第六章	麦克尔船长	(76)
第七章	暴风雨过后	(86)
第八章	拉各斯港	(97)
第九章	多米尼克	(113)
第十章	火 把	(128)
第十一章	罚金游戏	(140)
第十二章	洗 浴	(165)
第十三章	被捆绑的基瓦	(181)
第十四章	离开多米尼克庄园	(194)
第十五章	奥格沃河和酋长的女儿	(214)
第十六章	土著部落	(236)
第十七章	酋长的六个妻子	(260)
第十八章	美丽的水神	(265)



第一章 十九岁的感觉

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中，他们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风俗习惯，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妻子送给那些受到他们喜爱的客人，让妻子陪客人睡觉。

屋顶上挂着一个着葱色叶瓣的花状灯，温柔的灯光照射着全部温室，温多琳正偷偷的偷听着她哥哥和一位宴会来宾的谈话。

她明知她不应这样，这不但是不礼貌的举止，并且她也常被告知，身为女性不该对男人间谈话的内容太感兴趣。但是，他们的谈话却如磁铁一样引诱着她，温多琳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，藏在一棵棕榈树的阴影处，注意听他们交谈着。

“考虑一下吧，我可爱的小伙子，”乔纳森说。“收集这些东西将会带给你显要的声誉。自然历史博物馆已为此援助了我们一些钱，然而我们还差一部分，你清楚吗？我们应怎么办呢？你的钱和我的经验，肯定是一次美好的合作。”

温多琳听见她的哥哥哈哈大笑了起来。“在这才几个月，你又急迫地想你的探险啊？我敢保证非洲对你来说像急需吸食鸦片同样。唉，无论如何说，前景倒是满诱人的。我始终想去非洲旅行一趟。我再想想吧，我会在周末以前告诉你结果的。行了，不要再谈旅游或资助之类的事了，现在是温多



琳的生日，她会埋怨我一人独占你的，让我们去参加她的生日宴会吧。”

穿过铁窗上的玻璃门，传来了专门为晚会而请的四重唱歌手们声嘶力竭的歌唱声，空气中漫布着一股轻轻的兰树的胡椒味。温多琳尽量向前弓着身子，只听乔纳森笑着道：“啊，是的。温多琳。爱德华，我十分欣赏你妹妹，假若你不介意我直说，我觉得她已是一位引人关注的完全成熟的女人了。我们这个阶层的许多女人与她相比，的确索然无味，黯然失色。温多琳十分聪明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，她非常有才华，她画的画简直棒极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爱德华不悦地说。“不要告诉她认为他非常有才华。你好像以为她的固执是一种美德似的。她有一点太富激情，家父害怕这有损于她的健康。”

在他们离去以前，温多琳还愣在原地呆呆地想着乔纳森的话。她非常诧异乔纳森谈论她。他只来过赫尔顿庄园几次，每次都显得非常冷淡。虽然她知道他是一位探险家和人类学家，他却有着恐怖的名声，她压根想不到他会注意到她。

她轻轻地扒开了棕榈树的树叶，身体再往前凑近了一点，透过树叶的空隙，认真地端详着这位身材魁梧，体格健美的男人的面庞。乔纳森的侧面在桔黄色灯光的映射下，像镀上了一层金粉。他黑黝黝的皮肤、认真的表情，使他显得有些生硬，尤其是颈上的那道疤痕，更让人感到有些异乎寻常的危险。

温多琳根本不认为自己喜爱哥哥的这位朋友。他看上去



不是老实的人，甚至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，然而无法否认他是她目前遇到的最有趣的男人。他叛逆地留着长发，并如一般水手似地把头发扎成一束，系在脑后。他身着缎子领的如制服似的厚黑呢衣，这是上好的毛料，做工也十分考究，看上去非常合身。他身上的马甲却使人觉得他有些爱虚荣；马甲的口袋处总是绣着花或是绣有金线。

他总是使人猜不透。他走路的姿势也非常特殊。他的动作既优美又咄咄逼人，然而却是悄无声息的。有好几次，当乔纳森像鬼魂似地出现在她的身旁时，她经常被吓得半死。仅有那么一点儿的古龙香水味才让人察觉他已近在身边了。

每当她为此想发脾气时，他就豁然一笑。

“我为我的鲁莽向您道歉。”他说道，然而他说话的语气又让人觉得他压根没有道歉的意思，倒像是有意逼她似的。“同女士在一起时，人往往会变笨。我担心我在非洲逗留的时间太长了点。那儿的生活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
一回想起上次谈话的内容，温多琳就激动不已。想到非洲的粗野，原始的美，还有那里的土著部落，她就激动得难以安定下来。

此时，一阵嘈杂声传了过来，中断了她的思路。她只好飞快地走出了温室。在房前的草坪上，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，桌面上铺着亚麻制的桌布。桌上布满了冷盘和热菜，有烤肉、炒蛋和蜜饯和甜点等等。

女士们全穿着丝绸裙衣，男士们都穿着笔挺的晚礼服，大家手捧酒杯，围坐在高坛旁，喝着美酒，谈笑着，很多女士头上饰有美丽的羽毛，身上佩戴着珍贵的珠宝首饰。



“恭喜，恭喜。”当她飞速走近一个她父亲生意场上的朋友时，这人赶忙道贺：“亲爱的，十九岁的感觉怎样？”

“太令人高兴了。谢谢，谢谢您的光临。”温多琳面带笑容，非常有礼貌地行了一个屈膝礼，接着向人群走去。

她一面穿过人群，一面冲着向她祝贺的其他客人频频点头微笑。此时，音乐声又转为了一支华尔兹舞曲，男客们纷纷邀请个人的女伴，双双步入草坪中间，翩翩起舞起来。主楼的灯光从敞开着法式窗门里铺撒而出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丝绸及珠宝都发出夺目的光芒。

这个晚会是特地为了她而开的，是为了庆祝她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的，然而温多琳全然不在乎它，仿佛晚会不存在似的。

她心里这时正涌起一种怪异的感觉，一半是兴奋，一半又是担心。

她从爱德华自满的言辞中，听出爱德华将会同意给予乔纳森经济上的援助的，而让乔纳森成功去非洲旅行。爱德华十分佩服他这位臭名昭著的朋友，乔纳森自从把印度淫秽诗译成英文后，反而把自己弄得更为臭名远扬了。

爱德华私下渴望摆脱这种平常的世俗生活，而来点有趣的、带些刺激的生活。温多琳对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同情。他们家的布匹生意已经有了坚实的根基，财源正滚滚而来，所以对爱德华这样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，生活已没有很大的刺激性了。

温多琳认为她自己非常理解她的哥哥，他俩有许多十分相像的地方，而对于这一点，她哥哥本人压根不清楚。她知道



道爱德华的很多的个人隐私，有财务上的啦，和其他一些方面的等等。还有件事不可以让爱德华知道，他知道以后，他心里肯定非常不舒服。她尽量不想让爱德华发现她已知道他那个内心秘密。

噢，确实，爱德华将要和乔纳森、克本顿一同去非洲旅行。温多琳暗自也下了一个决心，并且这决心将完全改变她一生的命运。

她决定和他们一同去非洲。

夜色更深了，晚会的最后一位客人也晃悠悠着离开了草坪，进入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客房，温多琳却依旧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思。

因为温多琳是女性，再加上她的社会地位，想到非洲冒险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她从未这样焦躁渴望地想去非洲。这是她想往已久的一件事，她始终在等待着机会。假如能实现的话，她就没有在这世上白活。

她此刻既不知怎样去说服爱德华带她去，也不知怎样说服父亲答应她去非洲。

然而她会设法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
第二天早上，还不到六点钟，她就起了床。大家都没起床，只有厨子和女仆们起来了。

温多琳迅速地穿戴着，她卷曲的红棕色的头发上边扣着一顶饰有褶边的帽子，她目光落在自己的衣裙上边，她老是勾不着肩膀后侧的那粒扣子，然而也不想请阿格尼丝帮她扣好，温多琳匆忙地披上一条丝质围巾，随手在胸前作了个



结。

接着，她拉了拉裙角，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眼，飞速地穿过走廊，走下了房子后边的楼梯。

厨房里传来了茶壶和煎锅的兵乓声，然而整栋房子静静的。温多琳悄悄地推开客厅的门，朝里边窥视着，啊，不出自己的意料，海蒂正在里边呢！

海蒂正要点燃壁炉里的火，一抬头看到温多琳走了进来。她慌忙站起来，用围裙擦了擦自己的手，满面含笑地行了个屈膝礼。

“小姐，早安。你的确是一只早起的小鸟，想去拜访谁吗？”

温多琳笑道：“你不要再装假了，你清楚地知道我要找的人正是你。”

海蒂褐色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，一副纯真可爱的样子。她头上有一顶亚麻色的帽子，额前留着一缕微卷的淡黄色的浏海。

“小姐，我可以帮你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要你告诉我，爱德华是否昨夜又到你的房间？”

海蒂避开自己的目光，眼睛看着别处。她是一位朴实的带有乡村气味的漂亮女孩。她的脸慢慢变得绯红。

“噢，小姐，你不应总是问我这些事。”

温多琳挺直了腰板，咬着字说：“你希望我把那些事告诉我继母吗？”

“你不是开玩笑，是吗？我会被马上赶出这栋房子的，我又必须回到乡下种田去了。”



“那你就详尽地讲讲吧！”

海蒂搓着她的双手，低头思考了一会儿，接着抬头看着温多琳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“小姐，他的确来过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猜测的。早餐后你去凉亭来见我吧！”

海蒂扬起下巴，“小姐？”

“认真回忆一下，海蒂。我想清楚每个细节，你听见我说的话吗”我要你如实地告诉我你和爱德华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。”

当海蒂还未回过神来时，温多琳已匆忙离开了客厅。

乔纳森在才苏醒过来的花园中散步。

早上空气清新，空气中含有一股新鲜的略带潮湿的泥土的清香。这是一条两侧长有小草的小路，路两边还长着繁茂的低矮的灌木丛，树丛下有很多野菜，开着各色的小花朵。一些爬藤类植物环绕着灌木丛的树枝上，藤上开着紫色的花朵，如一个个的花环。乔纳森猛地吸了一口这带有清凉绿意和淡花香味的的气体。

如此令人心旷神怡！当你在尘土弥漫的非洲村寨散步时，你总会认为缺少一点什么。

他好像生来就是非洲大陆的人。一想到非洲，他就激动不已。爱德华必须帮他克服这次新的旅行的经济困难，他肯定会帮忙的。乔纳森一天也不愿多留在英国，他想越早起程越好。

虽然去非洲已成事实，然而船还需检修。

他会心地笑了，似乎又看见了温多琳藏在温室里偷听他



和爱德华谈话的那一幕情景。如果爱德华知道她躲在棕榈树上偷听他俩的谈话，肯定会气急败坏的。

温多琳就如一个谜。她富有，被人骄宠惯了。她拥有惊人的才气，而且放荡不羁。噢，他怀疑爱德华和他父母是否清楚这点，乔纳森是个见多识广的人，他确信自己看人的直觉。他禁不住笑出声来，她将会令华恩斯威尔一家人担心的。

他非常奇怪他们为何不把她早些嫁给那些受人尊敬的有钱商人。那么，或是他们的眼光太高了，打算把她嫁给一位男爵或是伯爵。

假若再多些时间，乔纳森或许会更了解温多琳。从内心上说，温多琳本人或许并没觉得她正像一枚待人采摘的熟果。她的漂亮，她的聪明伶俐，以及她的活泼的性格，使她更具魅力。

乔纳森心中不觉一动，他不敢想像温多琳会放任自己，所以成为任何一位男人的玩物。他忽然醒悟到他确实想从她身上获得更多的东西。她是那种使男人痴迷且难以忘怀的女人。

乔纳森想到自己是一个性经验的冒险者，心里一时不能平静。他在非洲的冒险历途中，许多女人在生理上满足了他的需求，然而他直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女人是他真正所需要的。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中，他们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风俗习惯，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妻子送给那些受到他们喜爱的客人，让妻子陪客人睡觉。

他一生中，也和各种欧洲女人产生过关系，她们有的是



战士的妻子，有的是外交官的夫人，甚至还有传道士的妻子。他非常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温多琳，她肯定会感到非常有趣，或许会有点诧异吧！”

不经意之中，他走到了一片开满鲜花的藤架下边，他又独自笑了起来。在以前的这些年里，他来过几次华恩斯威尔家的庄园呢？算一下也应当有六次了吧？他是看着温多琳从一位幼稚的小女孩长成为一位文静的、自信的年轻姑娘。但是，他又怀疑，她是否注意到他的存在呢？

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，在她眼中，他肯定像位前辈了

此时，他有肚子“咕、咕”地叫了起来，他这才记起他还未吃早饭呢！他应当吃早饭了。英国乡下的早餐非常丰盛，有卤腰子、熏肉、煮鸡蛋等等。

华恩斯威尔一家同样不可以怠慢他们的客人，他早被一位女佣礼貌地叫醒，立即她递给了他一壶咖啡和奶油。

他回转向回去的路上走着。此刻还是别去想快乐的华恩斯威尔小姐吧。计划这次旅行得耗费不少精力，起码要几星期的准备时间。要准备旅途中所需的各种物品，还要选择合适的出发日子，由于华恩斯威尔一家拥有自己的商船，因而船是不成问题的。他还必须给他们打算访问的各地的统治者写信。接着，他将去非洲整整半年。

他尽量想让自己不去想温多琳。当他正能够撇开她时，恰在此时，他看见了一个苗条的身影正向花园的那边奔去。

温多琳？他保证那就是她。看样子，她正朝某外赶去。

乔纳森不加思索地放快了步伐，尾随着她。

当海蒂出现在那条通向凉亭的小道上时，温多琳已坐在四周有篱笆的凉亭等候她了。



海蒂在凉亭旁定了定神，喘了喘气，溜进了门里。她已换掉了她的围裙，上身穿身高领女装，下身穿一件深蓝色的裙子，头戴一顶草制的无沿女帽。一缕顽皮的金色头发从帽子里跑了出来。

温多琳高兴地笑了，海蒂的头发总是不听话的。

“有人看见你离开家吗？”她匆忙问。

“小姐，没有。我再看看，肯定一下吧。”海蒂到门边，向外张望了一下，接着关上了门，她说：“噢，小姐，我不应当来的。这不好。”

温多琳讥讽地笑了起来，并微微鼓掌，说：“海蒂，你的表演简直妙极了，你能够骗到别人，然而我知道你十分高兴我们这次的私下会面的。”

直到这时，海蒂才诧异地发现温多琳手中正握着一根马鞭，它的一半被温多琳的裙子挡住了。海蒂诡秘地笑了笑，牙齿紧咬着嘴唇。

“这不是真的。”她小声地说：“小姐，你的确太小心了，没人想到我是来看你的。”

温多琳向前迈了一步，她手中把玩着这条马鞭，威吓道：

“我不想使用鞭子，然而我要知道所有的细节。”

“小姐，是的。”海蒂顺从道：“我从哪里开始？”

“告诉我爱德华进你房间时，你正在做什么？”

海蒂踌躇不决。

“快些开始，你得告诉我所有的事情。记得吗？你最后总会乖乖听我的话的。”

“我……我正在夜壶上边小便。”海蒂停住了话，不自觉



地盯着地面。

“噢，快讲下去。”海蒂催道。

“我不乐意讲，它非常下流的。”

“现在快讲！温多琳严肃地说：“你明白我想知道什么。快讲给我听听，我要清楚每一个下流的细节。爱德华做了些什么？是否他恰好当时走了进来，并看到你在解小便？”

“是的，小姐，正好那时。我恰好……恰好把内衣捋到腰部以上，正蹲着呢。这时，爱德华就溜了进来，而且说：‘不要站起来，海蒂，你接着小便吧，我没关系的，我等等你。’他站立一边，静静地盯着我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而且不断地用手揉搓他裤子的裤裆处。

“你听了他的话吗？”

“我不能不听他的呀，你是清楚的，他发起脾气时，实在像吃人的魔鬼。”

“他讲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。”海蒂又停了下来。

“行了，讲给我听听，你不要害怕我会被你粗俗的下流话吓倒。”

海蒂慌忙说：“他……他说我有一对那样可爱的大屁股啊，小姐，我说得够多了，不是吗？我不应当告诉你这些的。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姐……”

“海蒂，不要为我担心，”温多琳高兴地说：“我实在弄不懂小姐们为何总被认为是弱不禁风的人，她们要行为得体，并且对于自己生理上的一些举止要清白。爱德华也总是说，假若我老是四处跑来跑去，老是问很多问题，我会损害自己的身体的。实在是胡扯！我像匹马一样健壮。”



海蒂哈哈笑道：“的确如此，小姐。”

温多琳气愤地说：“为什么，你们乡村长大的女孩子整天劳动都不会伤害身体？并且你们对男女私情非常清楚，为什么对你们来说事情就不同呢？你得把你所知的东西统统告诉我。除了你，还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些事呢？”

“没有别人，小姐。只有你的朋友海蒂。”

“安静。不要再反对了，快告诉我以后又发生了什么。”

海蒂双眼发光，兴奋不已地告诉温多琳，爱德华紧接着猛地把她推倒在她的小床上，飞快地把她的衣服脱到颈部，狂热地吻着她，使劲地揉着她的乳房。

“他也使劲地吸吮着我的奶头，他就如一头饥饿的小牛犊。”

温多琳心跳剧烈起来。她感觉有点激动和兴奋。“那感觉如何？你愿意他这样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感觉全身暖洋洋的，同时有点兴奋。他的双唇又热又湿，他的舌头轻舔着我的皮肤。”

温多琳咳嗽了一声，她有点口干舌燥，“接着呢？”

“小姐，你都清楚的。我从前告诉过你的。”

“再讲给我听听，他是否……分开了你的大腿？”

“没有那样直接。他吻着我的腹部，用鼻子轻柔地来回摩擦……”

温多琳的脸“刷”地变得菲红。她总是不停地问海蒂与爱德华做爱的细节。她偶尔希望自己能如海蒂同样生于农家，那么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然而，像她自身这种身份的女人，是不可以想这种事情的。更不用说对这种事有一点点的兴趣了。所以，她对男欢女爱毫不清



楚。海蒂所以成了她这方面知识的老师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理了理胸前的丝绸围巾。

“海蒂，我没事。你接着说吧！”

自从海蒂首次告诉温多琳她的性经历以后，温多琳对性交过程已有了一种了解了。但是，这次却是温多琳第一次得知孩子是如何产生的，她从未想到男人和女人做爱时会采取避孕措施。她真的不知道能够这样。

海蒂坐在一把藤椅上，几乎讲述完了上次的性交过程。“没有任何好讲的了。爱德华整理好了个人的衣服，我也擦干净了自己的肚皮上的那点污秽，接着就睡着了。”

海蒂又兴奋地说：“爱德华同意从非洲给我带一件礼物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恰好触动了温多琳的思绪，她向后用手梳了梳头发，诧异地发觉自己前额满是汗水。这么说，不出她的猜想，爱德华已决定资助这次旅行了。几周后，他和乔纳森将离开英国，前去非洲——这块诡秘的黑色大陆了。

仅仅这名字就使人不可想像它是怎样的惊险及有着何等美丽的景象。啊，她将画出如何一幅壮丽图画！她始终期望可以在她的画布上涂上鲜艳的紫罗兰，橙色和猩红色，而非目前英国风景中的淡绿色。

她得和他们一同去。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。她忽然想出了一个说服爱德华带她一同去非洲的办法了。

“海蒂，”她一边想着一边说：“我要你为我做些事！”

海蒂听完温多琳说完她的打算后，一下子惊呆了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她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

“小姐，我不可以那么做，不可能的。”海蒂说：“这不



好。这比告诉你我与爱德华的做爱过程还恐怖。”

温多琳自信地微笑着。海蒂一开始总是不同意的，然而每次最后总是屈服于她的坚决要求之下，此刻她得让海蒂清楚自己的决心。温多琳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计划，让海蒂清楚究竟她需要海蒂做些什么。

然而今天这次，海蒂似乎铁了心，如何劝说都不行，她恩威并重地威吓她，应允送给她礼物，她就是不答应。

“很好，”温多琳气愤地说：“你此刻走吧，永远离开我。”她肯定不放弃这次旅行计划。机会就在跟前，海蒂应对爱德华实施影响，接着通过爱德华说服她的父母亲。没有一位女仆可以阻止得了她去获得她所要的东西。

“海蒂，你得按我的要求去做。无论你答应也罢，不答应也罢。”

温多琳有意渐渐地捋起了袖子，死死地瞪着海蒂固执的脸。她有多种办法逼她听从的。

“站起来！”她要求道，她用鞭子打打自己的裙子。“趴在那张桌子上，并掀起你的裙子。”

海蒂倔强地神态没有了，她担心地看了一眼温多琳。“小姐，你不要。噢，请不要如此。”

温多琳不容海蒂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她马上动起手来，她的心蹦蹦直跳。她不喜欢体罚仆人，然而她不能容忍海蒂抗拒自己的命令。

她使劲地把诧异的海蒂推到藤桌边上，让她双手趴在桌上，海蒂使劲地挣扎着，一面不断辩解着。

“你敢再动！”温多琳愤慨地说：“掀起你裙子。快些！”

海蒂踌躇了一下，接着她很不情愿地捋起了自己的裙子



以及衬裙。此刻，映入温多琳眼帘的是她洁净的白棉布内裤，还有那浑圆的臀部，和健美的大腿。海蒂不甘心地嘟哝了几声，仿佛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。

“小姐，我未做错一点事呀，请不要！噢，请你不要打我。”

温多琳无声地举起了鞭子，对着她摆动不安的屁股就是一鞭。海蒂疼痛地惊叫了一声，温多琳又快速地抽了她三鞭。

“不要叫出声来，”温多琳凑近海蒂的耳旁，咬着牙说：“假若有人发现了我们，还要解释老半天，而你肯定会吃亏的，你清楚吗？”

“噢，小姐，请不要……”海蒂乞求道。

“你应允我吗？”

“我非常想帮你，真的。然而这件事我不可以答应。这件事不对……”

“好吧！”温多琳一下扯下海蒂的内裤，海蒂光洁的屁股露了出来，接着温多琳又快速地举起鞭子，一鞭接一鞭地抽了下去。

温多琳每抽一鞭，海蒂都要疼痛地扭一下屁股。鞭子在空气中叫啸着落下来时，海蒂的屁股都在左躲右闪地想逃避鞭子。温多琳的左手使劲地压住海蒂的瘦瘦的背部，不让她的身体动来动去。

她全身大汗淋漓。温多琳喜欢拥有权力，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。

看见海蒂无助的样子，温多琳心中就泛起一股热流。海蒂滚圆的屁股上有条条紫红色的鞭痕。温多琳听见鞭子落在